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王建基 许学诚 / 著

爬梳镇西

——掀起新疆汉文化神秘盖头



PASHU ZHENXI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王建基 许学诚 / 著

爬梳镇西

——掀起新疆汉文化神秘盖头

(修订版)



PASHU ZHENXI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爬梳镇西:掀起新疆汉文化神秘盖头/王建基等著. —2版.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2007.9重印)

ISBN 978-7-80145-796-7

I. 爬… II. 王… III. 文化史-新疆 IV. 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57806号

爬梳镇西——掀起新疆汉文化神秘盖头(修订版)

作 者:王建基 许学诚 著

出版人:朱 庆

责任编辑:田 苗 刘书永

责任校对:祝惠敏 徐为正 田叔分

封面设计:何成宝

责任印制:胡 骑 柴自邦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邮编:100062

电 话:010-67078234(咨询),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装 订: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本:690×975毫米 1/16

字数:330千字

印张:19.5

版次:2007年11月第2版

印次: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145-796-7

定价:40.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踩出一条路

——《爬梳镇西》再版序言

孟驰北

王建基女士和许学诚先生合著的《爬梳镇西》将要再版，表明这部著作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实在令人欣慰。

新疆是中西文化荟萃之地，这一点广为人知，而对于新疆本土文化的研究还没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许学诚先生是研究新疆本土文化的佼佼者，在挖掘整理新疆的汉文化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新疆本土文化最早是欧罗巴种的亚利安游牧民族，如塞种、月氏、乌孙等的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成为新疆的两大主流文化。后来，蒙古利亚种的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契丹、维吾尔、蒙古和汉藏语系的游牧民族如羌、吐蕃的草原文化相继在新疆发生过影响。15世纪以后，新疆本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蒙古草原文化、维吾尔农耕文化、汉族农耕文化、哈萨克草原文化。

世界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前，地球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文化都可以归结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两大类。欧亚大陆各民族的历史都可以剥离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因素。欧亚大陆的历史就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相互撞击，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历史。草原文化是杀生文化，农耕文化是生文化，这两者从性质上看是相水火的，但它们又是彼此相依的。农区是游牧民族的物质供应基地，离了农区，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如盐巴、茶叶、布匹等就会断绝来源。游牧民族或者通过暴力掠夺或商业往来向农区取得这些物资。而农耕民族仰仗游牧民族的就更多。农耕民族都固定在狭小的空间，形成一个与世界无法相接的自我封闭圈。这个封闭圈因为得不到信息的撞击，内部的熵就增大，会导致衰退，甚至死去。游牧民族正可以冲破农耕民族的

封闭，使农耕民族得到信息的补给，吸收到新的营养。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有破坏有建设。许多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是破坏，但是日长天久有的则演变成积极的建设因素。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有依赖性，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依赖就更大。许多中外学者常用鄙夷眼光看待草原文化，就是不能正视草原文化在人类历史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自然就无法阐释清楚许多重要的历史现象。

新疆是农耕文化与色彩最为繁富的草原文化交汇之地，能弄清这两大文化系统的互动作用，对于深刻地理解欧亚大陆的历史是十分有益的。从人口聚集密集度来看，新疆可划分出几个大的文化区：从巴里坤、哈密、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到昌吉、米泉、呼图壁、玛纳斯、沙湾，是汉族农业文化区；在伊犁、阿勒泰、塔城，有哈萨克草原文化区；在巴音郭楞和博尔塔拉有蒙古草原文化区；还有分布在南北疆的维吾尔绿洲农业文化区；也有分布在南疆的塔吉克草原文化区，柯尔克孜草原文化区和分布在北疆的回族农业文化区以及锡伯族农业文化区。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不精确的划分，实际情况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区内又有别的民族混杂其中，所以没有纯粹的、清一色的文化类型，是大牙交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每个民族的眼中，本民族的文化都是最适宜生存的，都想以自己的文化去影响别的民族；而每个民族都构筑起自己的文化壁垒，千方百计防止异质文化的渗入。宗教是最有防御性的精神栅栏。犹太人就是靠犹太教来巩固自己的文化阵地的。汉民族在内地有信奉道教的，但不普遍。到了新疆后看到伊斯兰教，喇嘛教有保护文化传统的作用，也把道教作为精神盾牌。因为道教是汉族人创建的，是在中原地区土生土长的，用道教来防卫自己也就成了新疆汉族人的共识，于是他们也就大建道教的庙观，这种庙观可在汉族人聚集的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一些荒僻的路途上也常能见到几座小型的庙观。而每个庙观都要举行庙会，这又是汉族人作为聚会的日子，在这种日子里人们可以感受到群体的存在，而且可以通过人与人的接触，强化文化上的彼此认同，以此消除个体生活的孤独感和守护文化的乏力感。

新疆历史证实：各类异质文化除了政治原因发生民族仇杀的情况下，互补共存是他们的基本存在方式，尽管在旧时代，因为社会是简单社会，社会需要显得简单贫乏，异质文化的互补显得非常缓慢，但这种互补一直没有停止过。共存从形式上看是分离状态的共存，而实质上是互补中的共存。只要仔细分析，就能剥离出异质文化中的同来。新疆的汉文化已不是内地原生态的汉文化；新疆的蒙古文化已不是当年作为“林中百姓”的蒙古文化；维吾



尔文化也不是原来蒙古高原的维吾尔文化。因为在异质文化的共存中，相互都在吸收。异质文化的互补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在新疆表现得特别明显。互补是有多种形式的。今天，中西文化所以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因为互补的方式不同。西方的互补是以草原文化为主体，它从农耕文化中汲取养料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于是就能发展出新的社会角色——商人，进而创造出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商业社会。东方的互补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它从草原文化中汲取养料来充实自己，但因农耕文化是静态文化，它从草原文化中吸收到的东西，都被改造成与农耕文化合拍的静态的东西，因此就只能在原地踏步。新疆有分布在天山南北的绿洲农业文化，加上汉民族的农业文化，形成新疆的主流文化。当年曾是新疆主流文化的草原文化的主体地位渐渐让位于农耕文化。新疆的异质文化互补还是以农业文化为主体，结果出现了与内地相似的情况。

新疆异质文化的互补共存的内涵非常丰富，写一部好的文化史，就是要写异质文化的互补共存史。尽管新疆异质文化的互补和共存的内容丰富，但草原民族不重视文字记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做完了就烟消云散了，留不下让后人温习、研究的资料和实证。比如现在要编写一部有水平的新疆文化史，首先就得拿出实证来。要从整体上把握新疆文化，就得把构成新疆文化的重要因素，如汉文化、维吾尔文化、蒙古文化、哈萨克文化过去和今天的来龙去脉弄清楚，这是个非常细致的工作，因为文字资料少，就得用田野作业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去挖掘、搜集、整理，这是研究整体文化的重要一步。做这个工作谈何容易，这要爬山涉水，这要犯寒冒暑，这是一些犯浮躁病的学者不屑一为的，而王建基女士和许学诚先生对巴里坤的汉文化研究做出了一个好的范例。

王建基女士和许学诚先生合著的《爬梳镇西》，记载了镇西故地巴里坤汉文化有说服力的实证。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巴里坤是个交通重镇，也是个军事重镇，这是汉族人聚集的地区，在这里汉文化的积淀很深。以往的年月，政治喊得震天价响，而文化受到冷落，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体现汉文化的许多文物、古迹遭到了破坏。当年，巴里坤县那么多道教庙观，现在只有一座仙姑庙硕果仅存。物质性的汉文化既属于稀有，那只有在民情风俗中去剥离非物质性的遗产。这是客观存在的，但得有人去做这种艰苦的搜索。从理论上讲，新疆一直有汉文化的存在，但说到具体，仿佛只是考古工作者的事，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就是研究，又不作农



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区分，自然就得不到要领。既然汉文化是新疆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不下大力气研究汉文化，就和不下大力气研究维吾尔文化、蒙古文化、哈萨克文化等各民族文化一样，都难以把新疆整体文化弄清楚。有人把汉文化影响西域文化的时间上限定在张骞通西域的年月，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早在黄帝时期，雅利安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就曾传到中原，作为回报，中原文化不会不影响到西域。到了殷商时代，甲骨文就有了记载，西域的游牧民族不停地对中原发动进攻。西域的游牧民族既然能到中原，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原民族进入西域呢？据外国学者研究，龟兹最早生活着三种人：吐火罗人、汉族人、印度人。社会个人都是文化载体，有汉族人存在，就应该有汉文化存在。从近年新疆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汉文化存在的文物，但对于近当代，就少有人问津；只有把古代和近代连接起来，才能看出新疆汉文化的全貌。

王建基女士和许学诚先生为研究新疆汉文化踩出了一条道路。既然在巴里坤能写出这部内容丰富的著作，其他汉族聚集区的县市也该写出这种著作来。只有在有了这些著作的基础上，才能在高观点上做理论抽象，才能为编写新疆文化史提供充分的事实根据。对汉文化如此，对维吾尔文化，蒙古文化、哈萨克文化等都应该如此。只有对单个的异质文化有了充足的事实把握，才能更好地研究这些文化在历史上的互补共存。

现在世界正走向一体化，异质文化的互补共存已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问题，如果新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踩出一条道路，那将是对世界的贡献。

2007年4月28日

于乌鲁木齐

序一

从文化的角度看，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就是一部绚丽多彩的移民史。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许多族群在这里流徙和迁居，甚至交汇融合，形成过新的民族。而汉族的迁居至少起始于张骞出使西域。此后的迁居活动因中央政权的更迭而时辍时续，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汉唐时期，而清初以稳定边疆，统一国家为目的屯民迁移，是移民行为的一个璀璨夺目的亮点。从此，天山北麓中东部一带的移民成为永久性的居民；同时，来自陕、甘、晋、湘、川等地的移民风俗在碰撞中亲合，交流中变异，化生出一种崭新的人文景观。这种人文景观，从清初到民末的300年里展现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应该说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可惜因为我国人类学的滞后，使这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未能获得及时的关注。而可喜的是，有镇西这块被大漠大山环绕的地方，因其地理的偏僻和经济的滞后，把曾经作为新疆移民文化潮流闸口和旋涡的辉煌，在现实生活和口碑流传中多保留了下来，才使得热心于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者，有机会进行抢救性地调查、梳理和研究，并把其成果尽量真实地记录在《爬梳镇西》一书中。其内容从移民的历史沿革、镇西社区移民的生产活动、物质生活、风俗习惯到民间文化艺术，展现的是镇西移民开发祖国边疆的历史画卷。

人类学的理论植根于田野工作，也在引导田野工作。而就我国人类学工作的现状而言，扎实的田野工作尤为迫切。随着急骤的社会转型，现实的田野不断开阔，而历史的田野不断远去。如果说昨天是今天的历史，揪住昨天也许比拥抱今天更为迫切。《爬梳镇西》正是在这种尝试中诞生的。我国人类学科，起步较晚，行程艰难。但是它起步行进的数十年里，正值社会大变革时期，其中有许多社会现象，人类行为是空前的，甚至是绝后的。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也许不全是幸运，但对作为人类学基础的田野工作，的确是一片辽阔而美丽的新天地，是田野劳作的幸事。《爬梳镇西》的作者，抓住机遇，走进田野，辛苦耕耘，终有收获。据阅读所及，《爬梳镇西》可能是以



新疆汉文化为对象，进行田野考察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物。读者对于这本书也许会有不同的评论，但无可置疑的是，它毕竟是一种尝试，是一个开端。

田野工作的艰难，往往在田野之外。做好田野工作需要多种条件的契合。而《爬梳镇西》的出版正能说明这种契合。作者王建基是大学的社会学专业教师，有进行田野工作的理论储备；作者许学诚是出身当地的文化工作者，有进行田野劳作的便利：可谓黄金搭档了。

我虽曾数次到新疆作人类学考察，但至今对新疆的历史和各兄弟民族的社会文化仍知之甚少。应作者之约贸然写以上文字，不仅向读者推荐这本田野调查成果，希望它能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基础建设增砖添瓦，也希望有更多同类研究成果问世。

满都尔图

2003年6月30日于北京

序二

《爬梳镇西》这部民族学著作，所发掘和梳理的是清末民初新疆巴里坤一地汉族居民不同社会阶层生计、风俗文化的历史事实。据清代新疆地方文献《三州辑略》称：“巴里坤本名巴尔库尔，蒙古语谓虎为巴尔，脚为库尔，言形似虎脚也。”该地古称“蒲类”，蒙元时期改称“巴尔库尔”，清雍正年间取其谐音称“巴里坤”，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御准在此设府，钦定名“镇西”。府治所在县（原巴里坤）钦室名为“宜禾”，此为巴里坤的又一名称。清咸丰五年（1855年），裁府撤县，改设镇西厅。民国二年（1913年）撤镇西厅，改设镇西县。新中国成立后，于1954年3月改镇西县为巴里坤县，是年9月3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隶属新疆哈密专署，以迄于今。

巴里坤地处新疆东部、天山东脉北坡的一山谷盆地之中，气温较低，降水略丰，山谷地沃草茂，山间林木繁盛。据考古发掘，远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有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出土的丝绢残片证明，还在距今三千年前，这里的居民就同祖国中原地区有了经济交往，这里就成为丝绸之路新北道的重要枢纽。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巴里坤曾居住过塞人、呼揭人、匈奴人、汉人、东师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鹘人、蒙古人等诸多古代民族。汉、唐、清三朝，这里都有屯田。特别是清中叶还在官府组织之下，巴里坤开展较大规模的屯田，除旗绿营兵屯田外，还从陕、甘、晋、川等省移来遣犯和贫民屯田。内地商人随军逐利，也越来越多地汇聚于此，因而这里就逐渐地成为一个汉族人口聚居的地方。清末民初，又有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的人口迁入。至今这里生活着汉、哈萨克、维吾尔、蒙古、回等十多个民族，汉族人口占七成以上。从内地省份移居巴里坤的汉人在这里既保存了原籍的风俗、习惯、方言、文化，又吸取了当地不同民族的文化成分，于是具有了许许多多的特点。本书作者王建基同志，多年从事巴里坤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的田野调查，



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该书涉及生活的诸多方面，但主要侧重于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层面。人类物质生活的内容较之精神生活的存在，时序性极强，变异性极强，这就为文化人类学的田野梳理工作提出了较为苛刻的要求：要当时当地、客观审视，忠实记录。然而，该专著背负着抢救性使命，倘若按部就班，无异于放弃抢救，这可能是研究著述的最大难题了。由于镇西故地环境封闭，直到如今，尚有农耕末期活化石似的社会现象存在，这无疑为记叙提供了方便；但毕竟有一部分内容，必须从当地沧桑老者的记忆中获得。而记忆的误差，讲述的误差，肯定会给记录的真实造成困难。这也许使我们有理由说，这一著述始终是在克服困难的努力中进行的。可喜的是，该书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巴里坤（镇西）汉民族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事实而生动的材料和他们对此的研究分析成果。

尊重客观事实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田野记录的内容主要是事实，但在分析中充满了有着相当深度的见解。作者平实而不乏新意的见解多在记叙中自然流露，少有削足适履的套用和故作高深的矫揉。

讲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又一基本原则。

一部学术著作，做到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讲究研究方法，是应能得到学界和社会认可的。

新疆有着 16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生活着 1900 多万由 47 个民族成分（其中 13 个世居民族）构成的人民。自古至今，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疆是我们国家最事实的民族学（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学者称为“文化人类学”）宝库之一。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了解国情区情，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弘扬和培育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学习和实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衷心希望有更多建立在认真田野考察基础上并有创新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著作问世。

吴福环

2003 年仲夏于新疆大学



目 录

再版序言 孟驰北 / 1

序一 / 5

序二 / 7

理构的开头 / 1

第一章 跃跃欲试的文化学爬梳 / 3

第一节 是谁成就了镇西文化 / 3

第二节 特殊地理位置的造就 / 6

第三节 特定文化背景的选择 / 11

第四节 顺应社会潮流的命名 / 15

第五节 并非刻意历史成就 / 19

第六节 历史打捞的种种可能 / 23

第七节 科学的爬梳刻不容缓 / 27

第二章 山川灵秀中的人文隐衷 / 33

第一节 土地的慷慨抚养 / 33

第二节 大山给予温暖和安全 / 36

第三节 碧空如洗的心理宁静 / 40



第三章 户儿家农业文化	/ 46
第一节 什么是户儿家？	/ 46
第二节 粗糙笨重的农具	/ 47
第三节 因地制宜的改进	/ 51
第四节 就地取材的巧妙利用	/ 56
第五节 是谁阻滞了创新欲望	/ 59
 第四章 从畜房趣事看牧业文化	 / 62
第一节 畜房种种界说	/ 62
第二节 从乳榻说到贴奶	/ 66
第三节 儿马吆把子的透视	/ 69
第四节 大牛的忍辱负重	/ 73
第五节 驯化看羊狗的调查	/ 74
 第五章 土木结构中的陶然安居	 / 78
第一节 从动土说起	/ 78
第二节 上梁和谢土宗教仪式	/ 80
第三节 一出水的小间隔	/ 83
第四节 炉灶忧思录	/ 86
第五节 婆姨娃娃热炕头	/ 90
第六节 人畜相处的尴尬	/ 97



第六章 皮毛包裹中的服饰文化	/ 101
第一节 羊肚子首巾的变种	/ 101
第二节 衣饰方面的性别格局	/ 103
第三节 母女熬灯做针线	/ 108
第四节 毛毡的妙用	/ 111
第五节 窝儿裤套皮裤	/ 117
第六节 牛皮窝窝衬麦草	/ 119
第七章 单调中追求丰富的饮食文化	/ 124
第一节 紧张的秋收	/ 124
第二节 高悬肉包深挖窖	/ 126
第三节 蒸下的馍馍车轱辘大	/ 132
第四节 精沟子捋面口踏蒜	/ 136
第五节 冬至杏皮送温暖	/ 139
第六节 面对无奈的执着寻求	/ 141
第八章 平坦崎岖的行路风情	/ 145
第一节 以棍作马逍遥行	/ 145
第二节 铜铃声中驴帮来	/ 149
第三节 牛车和马车	/ 154
第四节 走马风情遍城乡	/ 155

第九章 以传宗接代为宗旨的婚姻习俗 / 158

- 第一节 汉民族婚俗的荟萃 / 158
- 第二节 采访的慎重周全 / 161
- 第三节 神圣的终身缔结 / 166
- 第四节 蜿蜒的洞房之路 / 171
- 第五节 郑重的性情开发 / 177
- 第六节 轻松愉悦的伦理教化 / 184

第十章 仿照现实的丧葬仪式 / 190

- 第一节 灵床和灵堂的庄严 / 190
- 第二节 孝子和祭典的肃穆 / 194
- 第三节 入殓和隐恶的郑重 / 201
- 第四节 安葬和守孝的衷心 / 203

第十一章 平民阶层寻欢乐的方式 / 208

- 第一节 寻求欢乐的理由 / 208
- 第二节 妙不可言的喧嚷 / 212
- 第三节 自娱自乐的小曲子 / 215
- 第四节 说猜话和念歌谣 / 218
- 第五节 并非刻意的游戏动机 / 223
- 第六节 欢乐好处臆说 / 233



第十二章 民间文学中的镇西人形象 / 237

第一节 只能从民间文学中显现 / 237

第二节 平民将军陈升恒 / 239

第三节 平民省主席李溶 / 242

第四节 平民驼商刘华 / 247

第五节 平民农官李安 / 252

第六节 理想化的人格组合 / 254

第十三章 传播和辐射中的镇西文化 / 259

第一节 难以捉摸的新疆方言 / 259

第二节 千百里风俗中的大同小异 / 266

第三节 小异大同中的求索 / 270

第十四章 现实中的历史投影 / 272

第一节 富贵是进取的动力 / 272

第二节 勤奋是进取的途径 / 275

第三节 重视文教的社会效应 / 277

第四节 镇西现象的典型意义 / 282

蓬松的结尾 / 286

再版后记 / 289

参考书目 / 291



理构的开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新疆地区是一个移民开发地区，这种移民开发的历史十分悠久，并且在不断的延续中持续进行。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这种现象，可以说新疆的历史就是一部宏伟的移民史，并且新疆移民行为中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多种民族的相互交替，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中进行的。汉族移民的介入一般认为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为起始的标志，后来因为历史的多种因素，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央政权的更迭和国土疆域的扩张收缩，使得汉族移民从时间延续上时断时续，从人口规模上时大时小。而在这长达两千多年的移民历史中，清朝初期出于平息叛乱，稳定边疆，统一祖国为目的的大规模屯垦戍边行为，应该说是空前的移民壮举，也使得汉族移民在新疆大规模的定居成为历史的现实。这种大规模的移民行为，从清朝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的末期，而又被民国政府特别是为新中国政府所延续，以致发展成为规模空前的移民行动。

这种移民行为，在现代新疆的开发和建设以及保持新疆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方面发挥了极其良好的社会效应。然而，这种功不可没的移民现象，在获得高度的政治评价、经济评价的同时却一直为文化视角所漠视，特别是为新型的热门学科文化人类学所无意顾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现实对于历史的愧疚。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性与人们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学科。无论从人本思想出发，还是从人们的族群生活理解，文化人类学都处在探索人类与国民未来发展基础理念的重心地位，它的理论原则可以构成一种潜在的知识储备，在提高国民素质，把握文化未来趋向等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对新疆移民文化现象的漠视而产生的内疚，应该尽快转化为深切关注的动力，以迫切而真实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

因为历史的需要，清代初期平息叛乱，屯垦戍边的壮举是把地处丝绸之